

【语言学研究】

小说翻译评估的两种文体视角

吴建

(南京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文体是文学翻译评估,尤其是文体内涵丰富的小说翻译评估不可或缺的核心元素。小说语言的文体意义有两种文体表征形式,一为显性文体表征,以英语小说语言为典型;二为隐性文体表征,以汉语小说语言为典型。当评估从“显”到“隐”的小说翻译时,适合主要采用原文文体导向型评估方式;而当评估从“隐”到“显”的小说翻译时,适合主要采用译文文体导向型评估方式。前者重在考察原文显性文体表征在译文中的忠实传递,而后者重视译文直接面对原文文体意义而作的创造性再现。当前学界在评估小说翻译时,主要采用原文文体导向型方法,对隐性文体的考察还有所欠缺。

关键词:小说翻译;文体翻译;显性文体;隐性文体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章编号:**1673-5420(2017)04-0104-07

一、小说翻译文体评估的理据

文学作品之所以为文学作品是因为其不仅仅关乎表达了什么(what is said),更关乎表达的方式(How it is said)。Leech 与 Short 给出这样一个公式:意思(内容+事实)+(表达形式的)文体价值=总体意义^{[1]24}。这一公式揭示了文学语言的本质意义。虽然该公式针对的是单语文本,但也适用于文学翻译的评估。Shiyab 与 Lynch 也认为,文体是文学翻译最本质的构成要素,因此,充分考虑“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是成功翻译所不可或缺的^[2]。

可以说,文体意义的传递是文学翻译最核心的要素。不过,文体意义的甄别与传递是最微妙的,也是最难把握的。作为“用语言学方法研究文体风格的学问”^{[3]引论},文体学无疑大有用武之地。20世纪以来,在采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之后,文体研究方法摆脱了传统印象式、直觉式分析的局限,逐渐系统化和科学化^{[4]iii}。而集传统修辞与各家语言学模式于一体,以探究文学作品主

收稿日期:2017-04-30 本刊网址:<http://nysk.njupt.edu.cn>

作者简介:吴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学,文体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汉语小说英译母语—非母语译者词汇使用对比研究”(17YJC74009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先锋小说英译及其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研究”(17CYY007)

题意义和美学意义为宗旨的文学文体学在构建系统的文学翻译评估模式方面有着极大的潜力。

其实,古今中外的翻译家在讨论文学翻译时无不提及文体与风格。18世纪的翻译家 Tytler 便明确提出译作应具备原作的风格/文体(style)。19世纪的中国学者严复也提出译文的“达”和“雅”之说。严复的“达”和“雅”即是从译作文体角度出发求“文(采)”以便“行远”^[5]¹⁰⁸。事实上,文学翻译研究者不可能不关注文体这一文学语言的显性特征,虽然以前这些观点还未形成文体学方法(stylistic approaches)^[6]¹⁷。

二、小说翻译文体评估的研究现状

中外基于现代文体视角的小说翻译研究均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迄今已颇具规模。在国外,Boase-Beier, Shen, Baker, Marco, Turner, Huang^[6-12]等的研究较为系统。也有不少学者审视翻译中具体文体现象在译文中的再现,如 Wójcik-Leese 讨论了诗歌翻译中的语言顺序突显现象^[13]; Millán-Varela 研究了叙事声音在詹姆斯·乔伊斯作品译文中的再现^[14]; Boase-Beier 研究了文学翻译中“无时间性”这一文体特征^[15]; Winters 对语气词及其对译者风格的标示情况作了分析^[16]; Ghazala 对英语译阿拉伯语中标点符号的文体功能及其再现作了深入的探讨^[17]。

近年来,国内小说翻译的文体研究越来越热,目前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视角细化、讨论现象具化。随着文体学的成熟,很多学者开始结合具体的文体学视角,关注小说文本中的特定文体现象的翻译^[18],比如,杜争鸣、陈刚、胡谷明、王东风、戴凡等基于篇章修辞学的研究^[19-23];郑敏宇、方开瑞、申迎丽、吕敏宏、张道振等基于叙事学视角的研究^[24-28];王胜宝、刘肖岩、周婵秀、吕世生、孙志祥基于语用学视角的研究^[29-33];卢卫中、朱纯深、辛献云基于认知文体学视角的研究^[34-36]。二是定量研究增多。近年来,随着计算语言学的兴起,基于计算文体学视角的小说翻译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较具代表性的有王克非、胡开宝、秦洪武、胡显耀、冯庆华、刘泽权、黄立波^[37-43]。

现有研究的主流视角是从原作文体/风格出发,研究其在译文中的传达与再现,但针对译文语言本身固有文体的研究仍需加强。这种“再创作”的视角,以及对译文质量及其在译语读者中传播效果的关注更有现实意义,因为这对汉语小说更有效地走入英语世界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三、小说翻译文体评估的两个视角

(一)小说文体意义的构成及语言表征

文学作品的文体意义由主题意义和美学意义构成。主题意义即作品试图传授或表达的,关于人生、社会或人性的观念或信息^[44]⁸⁷。美学意义则是文学作品除社会属性之外的根本属性之一。在某些文学形式中,美学意义是占据主导地位文体意义维度。文体意义通过具体的语言形式表征,体现在语音/语形、词汇、句子等语言层级上。总体而言,文学文本可分为叙事型文本和抒情型文本两大类。小说是典型的叙事型文本。小说文本的主题意义主要体现在人物、环境和情节等方面的刻画,其中人物刻画为核心要素;小说文本的美学意义则主要涵盖音、形和义

(象)三个方面。这些要素进一步体现为各个层级上的语言表征。

(二)小说翻译评估的两个视角

在小说翻译的评估过程中,不仅须关注具备显性特征的原文文体在译文中的忠实传递问题,还应关注具备隐性特征的原文文体在译文中是否得到积极的,有时表现为“再创作”式的再现。

Baker总结了文体和翻译结合研究的两种方式,即翻译导向型和译者导向型^[8]。前者是从翻译实践和译者培训的角度探讨文体的翻译及相关问题,通常从原文(具体文本或某类型的文本)的文体分析开始,寻找文体意义在译作中的对等;后者是指某特定个人译者或译者群体的翻译风格,这也正是 Baker 的研究范式。

我们可以进一步将 Baker 的翻译导向型分为原文文体导向型和译文文体导向型。如前所述,原文文体导向型即从原文具有显性特征的文体表征形式出发对译文进行评估。译文文体导向型对译文采取相对独立于原文的文体评估模式。该模式脱离原文文体的语言表征形式,但在更深层次上,对应原文的文体意义,如人物(人物形象刻画)等,直接将原文的文体意义表现为译文的语言表征形式。译文文体导向型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译者导向型,不过,其重点偏向于译文文本的文体分析,而非译者个人的翻译风格。

一个合理的英汉/汉英小说翻译评估模式应该涵盖上述两个视角。因为译作的文体有两个来源:原文文体和译文文体。原文文体的语言表征,即原文文体意义如人物性格、形象等编织于语音、语形、词汇等各个层级的语言表征,然后通过译者的识别,被等效地(可能通过一定形式替换)传递到译文中去。但是,译文文体语言表征还可能直接源自于原文文体意义。比如,译者通过对原文主题意义——人物形象的把握,在译文中以显性的语言表征加以主动构建,形成和原文非形式上一一对应的语言表征,但在深层次上实现了更有价值的文体再现。

1. 原文文体导向型

如上所述,原文文体导向型评估是指对原作的文体特征,尤其是显性文体特征进行分析,并评估其在译作中是否得到充分的再现,且看两个例子:

①She saw there an object. The object was the gallows. She was afraid of gallows.

译文一:她看到一个绞刑架,她很害怕。

译文二:她看到一个可怕的东西。那就是绞刑架。维尔洛克太太害怕绞刑架。

①源自康拉德的小说《秘密特使》。按照英文表达常规,可改编为下面这句话:She saw there gallows, which was something that she was afraid of. 但作者通过使用 object 和 gallows 两个同形回指,以突显绞刑架这一可怕的东西给维尔洛克太太带来的强烈恐惧感。这一文体意义表征为刻意放缓的叙事节奏和重复的同形回指“gallows”。第一个译文没有照顾到原文的文体特征,看似简略,但实则抹杀了原文的心理效果。而译文二则模仿了原文的叙事节奏和同形回指重复,再现了原文的艺术效果。在某种程度上,汉语本身不忌讳重复,因此能够较自然地将英语中的“偏离”变成汉语中的“常规”。

②Reassured that it was indeed there, his hand returned to the shelter of his mangy furs, and he again fell to listening.

译文一:确认了木柴的位置后,他又把手缩回了破烂的皮袄里,继续听周围的声音。

译文二:经过摸索确信身旁那堆干柴就在身旁之后,那手又缩回了褴褛的皮衣里;接着他又开始侧耳静听。

上例选自杰克·伦敦的《生命的法则》。这部小说是自然主义文学的典型,讲述了部落为了生存而迁徙,而体弱的老人们则被留下自生自灭。其主题意义讲的是自然强大而无情,个人在自然面前渺小无力,只能顺其支配、适者生存。故事在描写主人公老库斯科时频繁使用身体部位作主语,而非用人物本身作为主语,主人公被赋予了“弱施动者”的角色,微妙地昭示着人物对外界,甚至自己的身体控制力较差,透露着一种无力感。译文一明显没有领会这一偏离的语言表征背后的文体意义——非常规主语选择,汉译中仍以人为主语。相比而言,译文二中的“那手”则通过再现原文的语言表征,忠实于原文的文体意义。

2. 译文文体导向型

译文文体导向型评估视角更适用于从隐性文体突出的语言载体向显性文体突出的语言载体的翻译,如汉英小说翻译。因为,和英语相比,汉语文学的文体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隐性的,这是汉语语言意合特征所决定的。正如胡曙中指出的,现代英语文学语体较之现代汉语文学语体,更能突破常规的限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使用语言^{[45]530}。现代汉语文学文体,总的来说,在使用变异的频率和程度方面似乎不像现代英语文学语体那么多、那么深^{[45]545}。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便是文学翻译里老生常谈的“再创作”的现象。译者一方面将原文文体表征如实传递/补偿到译文中去;另一方面,通过“吃透”原文,在深刻把握好人物形象的精髓后,利用译入语的文体手段,加以进一步构建。这正是傅雷所言的“神似”,而这种直接基于原文深层文体意义的构建常常使得文学翻译更加成功。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③可是几条狗在猎人指使下分头追赶,兔子几回转折,给三四条狗团团围住。只见它纵身一跃有六七尺高,掉下地就给狗咬住。

译文一:…but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young hunters, they split up and went after from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 rabbit changed course several times until he was surrounded by the dogs. He jumped into the air, as high as six or seven Chinese feet, and when he hit the ground he was set upon by the dogs. (葛浩文译)

译文二:Several dogs pursued him relentlessly at the command of their masters and soon he was surrounded. In a desperate effort to escape, the rabbit jumped six or seven feet into the air, but when he landed, he was caught by the dogs. (章楚译)

译文三:For a few moments, there was some furious running and dodging before the rabbit was cornered by the four yelping animals. After a final, desperate leap into the air it fell to the ground and was savaged. (白杰明译)

该片段选自杨绛的《干校六记》中《学圃记闲》一章,描写的是几条狗对兔子的围猎场景。狗的凶狠围猎、兔子的拼命逃窜、场面的快节奏和闹腾是这段要表现的主要文体意义(属于主题意义)。但这一文体意义主要体现在“看似普通”的动词选择上,不算是十分显性的语言表征,需要

读者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意会和想象。因此,我们以译文文体为向来评估三个译文,看哪个译文最得原文的文体意义。经过比较,可看出白杰明译得最切合原文语言场面。因为该译文并没有局限于原文的语言表征,而是在领会了作者的文体意图后,充分利用英语的文体特征和优势对原文进行了“改造”,以达到“神似”的效果。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

第一句重点描写了几条狗对兔子凶狠的围猎和场面的混乱。先有狗“分头追赶”和兔子“几回转折”,结局是兔子“被狗团团围住”。这一句,三处译文的处理全然不同。葛译十分忠实于原文,动作悉数译出;章译稍显灵活,省去“分头”“转折”的动作,以副词“relentlessly”来替代。而白译是“最不忠实”于原文语言的,因为“漏掉”了“在主人的指示下”这样的细节,和原文句法背离度也是最大的,因为其将“狗的追赶”和“兔子的转折”改编为一个更有混乱感的场景:there was some furious running and dodging,而正是这样直指主题意义的改造使得其更精彩地再现了原文的追赶场面。

第二句重点描述兔子逃命时的歇斯底里。同样,白译是最不“忠实”的。葛译和章译都十分忠实地将“六七尺”这样的字眼作了“精确”的处理,在白译中其仅被“潦草”地处理为“final, desperate leap”。但正是这样“潦草”的删改却使得白译比葛译和章译中“精确的尺数”更能再现兔子的歇斯底里,也因此最能忠实于原文的文体意义。

另外,在词汇层面,和其他两个译文相比,白译也更加充分地发挥了英语语言的词汇文体特点,对原文的语言进行相应的改造,以更加契合原文的深层文体意义。在对“围住”一词的处理上,白译的“corner”一词要比葛译和章译的“surrounded”来得更形象,对场景构建度更高。对重复出现的“狗”,白译除了用“dog”,还用了“animal”一词,使得原文词汇更加多样化。白译充分利用了英语词汇数量和种类多的语言优势,也充分领会了英语的换词求雅的修辞原则。另外,白译在字面上增加了原文字面上没有的元素。比如,在描写追赶场景时,增加了“furious”,营造场面的混乱感,而在描写狗时增加了“yelping”,以刻画狗的凶狠形象。和葛译的“不增不减”的表面忠实比起来,白译无疑和原文更加神似。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④有几回,邻居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

译文一: Sometimes children in the neighbourhood, hearing laughter, came to join in the fun, and surrounded Kung I-chi. Then he would give them peas flavoured with aniseed, one apiece. After eating the peas, the children would still hang round, their eyes on the dish. (杨宪益译)

译文二: Sometimes hearing the sound of laughter, the local children would scurry over to watch the fun, gathering around Kong Yiji. He would present each with a single aniseed bean, which they would gulp down; they would then remain implacably rooted to the spot, eyes fixed on the dish. “Hardly any left,” an unnerved Kong would scoop to tell them, his fingers sheltering the dish. (蓝诗玲译)

此例源自鲁迅名作《孔乙己》,描述的是孔乙己和孩子们的互动。其文体意义主要是对孩子们“好吃”形象的刻画,文中孩子们的动作有“赶”“围住”“吃”“不散”“望着”“走散”,读来似乎并不出彩,但细细品味,字里行间透着孩子们的顽皮气。英语在词汇层面上较之汉语更为显性——英语词化程度更高,词汇使用在数量上更加丰富,因此,译文需要利用英语的词汇文体特

征加以积极补偿。我们来比较两个译本对孩子们形象描写的生动性:“赶”,蓝译的“scurry”胜过杨译的“came”;“围住”,两者皆可;“吃”,蓝译的“gulp down”胜过杨译的“eat”;“不散”,蓝译的“remain implacably rooted to the spot”比“hang around”形象;“望着”,蓝译的“fixed”更形象;“走散”,两者皆可。不难看出,蓝译充分发挥译文的词汇文体特点,更好地刻画了“孩子好吃”的人物形象,也因而更加“忠实”于原文的文体意义。

四、结论

文体视角是契合小说翻译本质的评估视角。为了更全面地对英汉小说互译进行评估,一方面,需要对汉语小说的文体进行进一步挖掘;另一方面,需要对汉英两种文体之间的“隐—显”再现、补偿形式加以更加系统地描写,如此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汉语小说英译评估,帮助汉语小说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 [1] LEECH G, SHORT M. *Style of fiction*[M]. Shanghai:SFLEP,2001.
- [2] SHIYAB S,LYNCH S M. Can literary style be translated? [J]. *Babel*,2006(3): 262-275.
- [3] 刘世生. *文体学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4] 申丹. *西方文体学新发展*[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 [5] 陈福康. *中国翻译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6] BOASE-BEIER J. *Stylistic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Shanghai:SFLEP,2006.
- [7] SHEN D. *Literary stylistics and translation: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fictional prose* [D]. Edinburgh:University of Edinburgh,1987.
- [8] BAKER M. Towards a methodology for investigating the style of a literary translator[J]. *Target*,2000(2):241-266.
- [9] BAKER M. *Translation and conflict:a narrative account* [M]. London:Routledge,2006.
- [10] MARCO J. Translating style and styles of translating:Henry James and Edgar Allan Poe in Catalan[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2004(13):73-90.
- [11] TURNER A. Translation and criticism:the stylistic mirror[J].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2006(1):168-176.
- [12] HUANG X C. *Stylistic approaches to literary translation: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English-Chinese and Chinese-English translation* [D]. Birmingham:University of Birmingham,2011.
- [13] WÓJCIK-LEESE E. Salient ordering of free verse and its translation[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2000(2):170-181.
- [14] MILLÁN-VARELA C. Hearing voices:James Joyce,narrative voice and minority translation[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2004(1):37-54.
- [15] BOASE-BEIER J. Translation and timelessness[J]. *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2009(2):101-114.
- [16] WINTERS M. Modal particles explained:how modal particles creep into translations and reveal translators' styles[J]. *Target*,2009(1):74-97.
- [17] GHAZALA H. Stylistic-semantic and grammatical functions of punctuation in English-Arabic translation[J]. *Babel*,2004(3):230-245.
- [18] 吴建. 基于文体学视角的文学翻译研究:三十年回顾[J]. *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94-99.
- [19] 杜争鸣. 连贯与文体:关于英汉语篇翻译中的交际力度问题[J]. *外语研究*,2002(1):57-61.

- [20] 陈刚, 腾超. 英语文学作品中人称指称的汉译——语篇衔接、效果及读者[J]. 外语研究, 2003(6): 39-43.
- [21] 胡谷明. 篇章修辞与小说翻译[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 [22] 王东风. 连贯与翻译[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 [23] 戴凡. 时间衔接在 *Three Days to See* 中的文体意义与翻译[J]. 中国翻译, 2011(6): 60-63.
- [24] 郑敏宇. 准作者叙述话语及其翻译[J]. 外语研究, 2003(2): 36-42.
- [25] 方开瑞. 论小说翻译中的人物视角问题[J]. 中国翻译, 2003(6): 28-34.
- [26] 申迎丽, 孙致礼. 由《尤利西斯》中译本看小说翻译中叙事视角的传译[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5): 51-57.
- [27] 吕敏宏. 葛浩文小说翻译叙事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 [28] 张道振. 小说汉译中人物话语翻译的叙述操控[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2(6): 43-47.
- [29] 王胜宝. “会话含义”与小说对话的理解和翻译[J]. 中国翻译, 1996(3): 14-17.
- [30] 刘肖岩. 语用前提与戏剧对白翻译[J]. 外语研究, 2001(2): 74-76.
- [31] 周禅秀. 含意理论在文学翻译中的应用[J]. 中国翻译, 2001(1): 39-41.
- [32] 吕世生. 语用前提对称与文化信息等值——《红楼梦》英译本译例分析[J]. 外语学刊, 2003(1): 104-107.
- [33] 孙志祥. 汉英翻译中的礼貌等值[J]. 中国翻译, 2003(6): 20-23.
- [34] 卢卫中. 象似性与“形神皆似”翻译[J]. 外国语, 2003(6): 62-69.
- [35] 朱纯深. 从句法像似性与“异常”句式的翻译看文学翻译中的文体意识[J]. 中国翻译, 2004(1): 28-35.
- [36] 辛献云. 篇章象似性与英诗汉译[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4): 67-72.
- [37] 王克非, 胡显耀.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汉语词汇特征研究[J]. 中国翻译, 2008(6): 16-21.
- [38] 胡开宝. 基于语料库的莎剧《哈姆雷特》汉译文本中“把”字句应用及其动因研究[J]. 外语学刊, 2009(1): 111-115.
- [39] 秦洪武, 王克非. 基于对应语料库的英译汉语言特征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9(2): 131-136.
- [40] 胡显耀, 曾佳. 翻译小说“被”字句的频率、结构及语义韵研究[J]. 外国语, 2010(3): 73-79.
- [41] 冯庆华. 思维模式下的译文句式[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5.
- [42] 刘泽权. 《红楼梦》四个英译本的译者风格初探——基于语料库的统计与分析[J]. 中国翻译, 2011(1): 60-64.
- [43] 黄立波. 《骆驼祥子》三个英译本中叙述话语的翻译——译者风格的语料库考察[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4(1): 72-80.
- [44] 程锡麟. 英语短篇小说赏析[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8.
- [45] 胡曙中. 英汉修辞比较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3.

(责任编辑: 范艳芹)

Two stylistic approaches to assessing fiction translation

WU Ji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Style is with little doubt central to any approach to assessing literary translation, fiction included, which intends to claim any legitimacy. Current assessment models for fiction translation predominantly hinge on the faithfulness of representation of the style of the original text, which works well for assessing translations in which the original language is of explicit style, e. g. English, but not so much when the original is of implicit style, e. g. Chinese. A valid assessment model should look into how well not only the explicit style, but the implicit style as well, of the original language is rendered into the target language.

Key words: fiction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of style; explicit style; implicit style